



[法] 埃里克·维亚尔———著
(Éric Vuillard)

孟湄———译



二十四个人，
如何不动声色地颠覆了整个世界



中信出版集团

议程

L'ordre du jour

[法] 埃里克·维亚尔 著
(Éric Vuillard)

孟湄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议程 / (法) 埃里克·维亚尔著; 孟澍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217-0181-4

I. ①议… II. ①埃… ②孟…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
战—史料 IV. ①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1938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L'ordre du jour by Eric Vuillard

© Actes Sud, France 2017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议程

著 者: [法]埃里克·维亚尔

译 者: 孟澍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66千字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9-007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217-0181-4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III 见识城邦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给

罗兰·埃弗拉尔
à Laurent Évrard

目录

秘密会议	001
面具	011
礼尚往来	023
恫吓	031
贝格霍夫会晤	039
如何不做决定	059
绝望的尝试	071
一整天电话	079
唐宁街告别午宴	091
闪电战	105

坦克	—————	115
电话窃听	—————	125
衣饰库	—————	135
音乐之声	—————	143
死者	—————	153
那些人是谁呀?	—————	163
译注	—————	173

UNE RÉUNION SECRÈTE

秘密会议

太阳是寒冷的天体。它的心，长着冰刺，它的光，没有宽恕。正是2月，树木死去，河道冰封，好像它的源泉不再吐水，好像大海已吞不下更多的河流。时间凝固。早晨，没有一点声响，没有一声鸦鸣，空寂。过了片刻，驶来一辆汽车，又一辆，一阵突然的脚步声，一片看不清楚的身影。舞台监督击掌三下，大幕不见拉开。

这一天是星期一，城市在濛濛雾幕下骚动。人们和每天一样去工作，去乘有轨电车、公共汽车，鱼贯而上登到车顶层，在寒冷中怔怔发呆。但是这一年的2月

20日¹不同以往。不过，多数人整个上午都在如砍柴般勤力，他们沉浸于工作——崇高而得体的谎言，他们埋头在一件件小小的忙碌中——那里面集合着一个沉默不语、端正体面的道理：我们生存的全部史诗说到底可以概括为一场勤奋努力的无声戏剧。一天便这样流逝，平静，如常。每人都忙于自己的奔走，在家与工厂之间，在市场与自家晾衣服的小院之间，然后，晚上，在办公室和咖啡馆之间，最后便回到家里，远离体面的工作，也远离熟悉的生活。也是在此一刻，在斯普雷河畔²，一群先生乘坐的汽车在一座大厦³跟前停下，有人毕恭毕敬地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们走下自己的黑色轿车，一个跟一个，穿过大厦沉重的砂岩巨柱。

他们一共二十四人，离河边那些冻僵的树不远，二十四件大衣，黑色、栗色或干邑白兰地色，二十四对有毛料垫肩的肩膀，二十四套西服——上衣、长裤、坎肩，二十四条裤线整齐、裤脚卷宽边的长裤。这群身影走进了国会大厦主席宫前厅。此后很快，国会将不复存在，国会主席将不复存在，再过几年，甚至国家议会也

将不复存在，只剩颓垣败壁，青烟袅袅。

此刻，二十四顶毡礼帽摘了下来，露出了二十四枚秃头或白发之顶。走上舞台前，他们有尊严地相互握手。此刻的前厅，犹如古罗马名门望族的隆重聚首，人们彼此间打趣寒暄，体面有加，我们几乎相信眼前将有一场花园派对，开场前一刻，人们稍显僵硬。

二十四条身影严肃地登上前面几级台阶，接着，沿楼梯一级一级向上，有人稍停片刻，以免心脏过于劳累，然后用手抓牢铜质扶栏，继续前行，他们半眯着眼，对优雅的吊灯和拱穹全然不睬，仿佛踏在一堆看不见的枯叶上。有人给他们领路，进去一个小门，然后向右，沿着黑白方格砖地向前，再上三十几级台阶，到达第二层。我不知道这一列人里走在第一位的是谁，说到底这不重要，因为二十四人大约做的是完全一样的事，走一样的路，向右转，走过楼梯的中间层，终于，在他们左侧，有座双扇门向他们大开，他们走进客厅。

文学容许一切，有人这样说。那么，我可以让这群

人在彭罗斯阶梯⁴上永无休止地旋转，让他们永远不可能走下去也不可能走上去，永远在同一时间向上和向下行走。其实，这有点接近书籍对我们产生的效果。词语的时光，或密集或流淌，或不可渗入或繁盛茂密，浓厚，细长，颗粒状，把一切运动变为化石，令人惊呆。我们的人物在这座大厦里，犹如身在一座妖气弥漫的城堡，他们将被载入永远。从迈进大厅的那一刻，他们已经被雷劈倒，被石块砸死，被冻成僵尸。厅的大门是敞开的，同时也是关闭的，门楣破旧，已被卸掉、拆毁，或许被重新涂漆。楼梯间四壁锃亮，但空空如洗，吊灯光亮闪烁，然而死气沉沉。我们于同一时刻里在时间中处处存在。阿尔伯特·沃格勒（Albert Vögler）⁵顺着台阶一直上到第一个楼梯平台，他伸出手扶正自己的假领，头上有汗，甚至有汗珠开始往下淌。金色壁灯照在一级级台阶上，他有点头晕，把西服坎肩抻一抻平，解开一只纽扣，扶了一下假领。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⁶也许已经小憩一刻，他向阿尔伯特说了句同情的话，一小段关于迟暮之年的名句，以示声援。说完便继续向上走

去。阿尔伯特·沃格勒待在那里片刻，兀自立于吊灯下，那灯如一束硕大的植物，包了一层金，正中央是一颗巨大无比的灯球。

终于，他们进到小客厅。卡尔·冯·西门子（Carl von Siemens）⁷的特别秘书沃尔夫-迪特里希（Wolf-Dietrich）在落地玻璃窗前伫立片刻，任目光懒懒扫着覆盖阳台的薄霜。那是一刻的逃离，溜出人世的后厨房，在薄霜绵软的颗粒间独自一爽。其他人在闲聊，点上一支基督山伯爵雪茄，说说大氅的颜色（奶油色还是青灰色），有的在讲他们偏爱软口味，另外的表示更喜欢重口味，所有人都是大号带骨烤羊腿的信徒。沃尔夫-迪特里希心不在焉地转动着手指上的几枚细金指环；人在窗前，神思如絮，起伏飘动在光秃的树枝间，游荡于斯普雷河上。

几步开外，威廉·冯·欧宝（Wilhelm von Opel）⁸正在欣赏装饰大厅天花板的精致石膏小人，他的大圆镜片眼镜抬起来再低下去。又是一个人物，他的家族从底层的岁月飞步到我们今天。最早的欧宝从布劳巴赫

（Braubach）教区的一个小地主起家，先是推销成堆的长裙、刀斧器具，买卖小块园子地，然后在地方公署做职员，再后来当上地方法官，之后升到第一法官，最后到了那一天，亚当·欧宝（Adam Opel）⁹从神秘的母腹中走出，先是在制锁业摸熟了所有技艺，之后不久设计出一架漂亮的缝纫机，这是家族大放光彩的真正开始。其实，亚当什么都没有发明。之前他去过一家缝纫机制造厂做工，在那里细心观察，忍辱负重，然后对缝纫机做了一些改良。他娶了索菲·施勒（Sophie Scheller）为妻，她给他带来可观的嫁妆，他用了妻名索菲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机器冠名。产量从此一路上升。不出几年，使用缝纫机已成风尚，它的制造走向高峰，缝纫机从此真正步入人们的生活。与这一风尚相比，当初这个机器真正的发明者们可谓生不逢时。缝纫机销售稳定之后，亚当·欧宝投入自行车产业。不料某个深夜，一个奇怪的声音从半开的门缝里溜进来；亚当·欧宝感觉自己的心脏十分冰冷，它太冷了。不是缝纫机的发明者们来跟他要发明费，也不是他的工人们来要他们那份利润，而

是上帝前来索要他的灵魂；那就只有把它交还。

然而，企业不死，它们不像人，它们不死亡。企业是一具神秘的躯体，它们永远不死。欧宝品牌继续卖自行车，然后卖汽车。创始人去世那年，这个企业已经有一千五百名员工。企业始终在扩张。企业，它也像一个人，所有的血液都涌向头部。人们管它叫法人。法人的生命远远超过我们的生命。因此，在2月20日那天，当威廉在德国国会大厦主席宫的客厅沉思的时候，欧宝已经是老妪年纪。今天，它是一个帝国中的帝国，它跟老亚当的那些缝纫机只剩下非常遥远的关系。如果说欧宝公司是位非常富有的老太太，其实她已经老到几乎不再被人注意，她从此不过属于一道风景。殊不知现在的欧宝比许多国家的年龄都要大，它比黎巴嫩年长，它甚至比德国还要年长，它也比大多数非洲国家年长；和不丹国相比，仍然是它年长——而不丹国的众神已经在云彩中销声遁迹。